

第一章 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范式

在经济学领域，面对多元经济学思想和流派的纷争，需要强化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强化对其他经济学科的基础地位。其现实意义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建设指导的理论基础地位。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现在其主流地位正岌岌可危。研究其主流地位发生动摇的根本的原因，可以发现，要使政治经济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与时俱进，在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区分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抛弃原来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的创新。

一、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使命决定其范式的变化

政治经济学一般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区分的。从与时俱进考虑，政治经济

学的阶段划分应该是作这样的划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对象来说，两者均可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如果这种阶段划分得到确认，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显然的。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其历史使命无疑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并预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与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最为明显的是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处于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要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推导当时还不存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很显然，分别处于两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都会有范式的区别。

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阐述社会性质，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都需要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但是，不同阶段

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不完全一样。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推翻所处的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建设所处的社会。作为建设新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信念的要求，但不能限于此。适应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和经济背景的特点，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是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学使命的这种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即从研究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研究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提高社会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福利。

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从马克思到列宁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推翻旧社会。从斯大林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建设新社会。但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建设新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阶级斗争，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就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建设新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建设，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就以增进社会财富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突出矛盾是，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又要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又要解释剥削的合理性

（甚至要否认剥削）。由此产生的矛盾导致指导思想的模糊。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就是区分处于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其指导思想。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是在身处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政治经济学的，作为批判旧社会的武器，其批判的目标所指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研究《资本论》的基本思维，不应该是当批判家，即用《资本论》中的某些提法作为教条去批判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做法，而应该当建设者，也就是根据《资本论》的逻辑和思维，寻求建设新社会的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科学的经济分析同样提供了指导当今建设新社会的光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来源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所提出的理论以增进国民财富为目标。马克思在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不但没有抛弃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在寻求国民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和创造者方面进行了改造。当我们建设新社会时，可以从《资本论》中发现系统的增进国民财富的理论。

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它所研究的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

而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资本主义。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要求，它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分析。其基本考虑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存在某些共同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是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也是空间中并存的两个社会，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趋势。

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以《资本论》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预测和规定，也包含在其分析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这些不应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应该成为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固守马克思当时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①

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研究经济规律，研究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研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调整。由此得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① 我在《由批判转向建设——论〈资本论〉研究思路的转变》一文中对此做了系统阐述。

二、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演进

以上明确了处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以增进社会财富为出发点和归宿，这里要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分析方法的演化来说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

（一）研究领域的演进

首先，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马克思那里，进入研究视野的生产仅限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马克思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以流通为对象的重商主义，也不同于仅仅以农业部门为对象重农主义，也不同于当时以分配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生产仅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它反映这样的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服务基本上属于剥削者的奢侈性消费。而经济发展到现代，不仅因服务领域的扩大成为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服务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服务业也就作为第三产业与工业和农业并列。这样，服务领域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以生产作为出发点，但这里讲的生产不仅涉及物质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资料生产，也涉及服务领域提供服务。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经济关系分析的逻辑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服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与时俱进。

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传统的研究把生产力发展和滞后的原因归结为姓“社”还是姓“资”，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被经济发展的现实所否定。政治经济学要能说明生产力发展和滞后的经济原因，其研究对象就要拓展。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的分析，不仅有本质层次的生产关系分析，还有经济运行层次和经济发展层次的分析。在制度分析方面，不限于传统的生产关系性质的分析，特别关注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机制的分析。实际上这里所讲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机制所涉及的也是生产关系层面，所不同的是，它所关心的是现有各种生产关系的配置和组合。如不同所有制如何配置和结合，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如何配置和协调，等等。也正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了这种扩展，政治经济学才有了活生生的内容，更为实践所必需。

（二）研究对象的演进

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要对所处的社会做制度性质的规定，无论是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阶段都不例外。但是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还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演进：

首先，由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转向合作和和谐的理论。

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所分析的劳资矛盾，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所有这些经济成分包括各种私有制经济在内都可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而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提出消灭私有制，还要在很大范围内利用私有制。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或者说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寻求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说，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提供斗争的武器，而是提供创造和谐社会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政治经济学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也就是揭示客观的经济规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①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以及为另一更高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分析突出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话，那么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分析，则突出其发展。作为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发展生产力及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的规律。因此解决人们的经济行为、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做出的各种经济决策，都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问题。

其次，关注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经济学，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生产关系分析，这可能同斯大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相关。当时雅罗申科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批评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因此使政治经济学成为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① 在此指导思想下编写的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一直避开对生产力的研究，受此影响，其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按照这种范式编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生产力发展问题。岂不知生产力发展本身有内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对现实的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如果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定位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话，那么现阶段最大的制

^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46 页。

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更应该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

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用了很大篇幅研究生产力，例如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到机器大工业。马克思对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细致的包含技术层面的分析。同样，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要依据这个科学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归根到底也要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绝不意味着当前所发展的生产力是落后的生产力，而是应该以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标准来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不是依靠行政的强制，而是依靠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效益支持的。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① 先进社会生产力则依赖于这三个方面处于每个阶段的先进水平。

（三）研究方法的演进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由《资本论》奠定的。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作为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这就需要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哲学方法；另一种是数学分析方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7页。

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方法，尽管它也常常用到数学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马克思的抽象法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科学思维过程：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这种抽象分析方法对我们分析现实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建立某种经济学体系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经济发展到现在的时代，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经济研究可以进行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在四川的实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实验，等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展就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中得出的结论。第二，电脑的产生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200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这表明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能单纯依靠抽象法，实验和试点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的方法。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页。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分析方法是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现在，政治经济学遇到方法论的挑战。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运用的哲学方法，也就是辩证法和抽象法。经济学发展到现代阶段，方法论应该与时俱进，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方法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人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使用数学时，才称得上是科学，因而西方一些经济学文献对经济学科的地位做了高度的评价：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明珠，经济学则是社会科学的明珠。可以肯定，能够得到数学证明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不能反过来说，得不到数学证明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方面，现实中许多经济关系是无法量化的。某些在西方国家可以量化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不一定能够量化，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关系正处于转型中，经济关系越不规范，越难以量化。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大师最早提出的理论和思想都不是数学方式的，恰恰是后人力图用数学去证明其理论的。实际上，数学作为精密的学科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性思维有时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

现代经济学使用较多的模型分析方法也是数量分析方法也可能引入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分析。模型是理论的一种规范化的表述，它通常是对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的数学表述。实际上，模型分析也是一种抽象分析的方法。所有的模型都是通过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部分而使现实经济问题简单化，也就是说，模型以简明的方式展示

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方面。但是，当我们使用模型这一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时，又必须注意到，由于模型做了抽象而过于简单，经济模型和产生模型的理论丢掉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性。当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帮助制定实际的政治或制度性政策时，通常需要重新引入在建立模型时被舍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因素。

总的来说，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主要原因是其学科的基本规定性没有改变：第一，它的研究对象还是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规律；第二，它还要关注社会制度的性质的分析；第三，它还是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

另外，对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抱任何偏见的话，从总体上说它已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第一，虽然其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关系，但它的着力点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比较，而在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目标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and 改革。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由提出各国都适用的理论转向特定国家和特定阶段，这本身反映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第二，虽然它关注社会制度的性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框架下不拒绝接受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式。第三，虽然它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但已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第四，虽然它是理论经济学学科，但它的基本功能是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其分析的层面已经由经济制度分析扩展到了

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层面。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应用性很强的理论学科。第五，虽然它还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但其更为关心的是其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的内容。

三、科学认识现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经过了多个阶段，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马克思研究的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研究的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必须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当代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主义到现在过去了 100 多年，出现了许多马克思当年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的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

新的认识、新的研究，要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可能过时，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体系没有过时。它仍然可以为认识和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本意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根据这个思路，马克思从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展开分析，以其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以其资本积累理论揭示剥夺者最终

被剥夺的历史趋势，以其再生产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以其平均利润率下降理论揭示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及由此产生的周期性危机，以其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揭示不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以其虚拟资本理论描述信用经济条件下的信用危机，以其股份经济分析揭示的私有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途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仍然可以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工具。

但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写《资本论》时，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阶段，企业制度处于工厂制阶段，股份制经济才开始萌芽。100 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提出了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认识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问题。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产生新技术革命，90 年代以后又出现以信息和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也有不同程度的缓和。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说明，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现成结论，应该依据新的研究作出说明。

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在现代得到了缓和。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为缓解矛盾、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调整生产关系

的措施。政治经济学必须正视这些新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马克思敲响资本主义丧钟 100 多年后，资本主义不仅存在还在发展着。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揭示其新的规律和在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矛盾。

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可以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来说明。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后至今，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由此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此相应，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金融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科技创新机制等等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产生，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突破了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这些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可以包容更高的生产力。

以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现象还反映这样一个趋势：处于较高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更近。根据马克思的界定，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并且要替代资本主义。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是成熟的社会主义，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基本条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成熟社会主义，或者说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尚未达到，因而社会主义尚未真正建成。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却离成熟的社会主义最近，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范

国内所做的生产关系方面最大限度的调整，也就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的特征。例如资本的社会化，使低收入者得益的福利、劳动者拥有股权（个人所有制）、社会福利等等。就如马克思和列宁当时所讲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一样，这些现代经济组织和企业制度可能离社会主义更近。这意味着对现代资本主义做政治经济学分析时，关键点已不在于由谁来推翻资本主义，而在于《资本论》中阐述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现在要实现这种替代则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扩大和深化。

《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而且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时，特别要考虑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包含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包含了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代经济组织和企业制度的全球化。考虑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政治经济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在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条件下，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对社会